



墓诀

一个风水师的诡异经历

传说中,在中国墓葬风水中,
有一本名叫《墓诀》的奇书,记载着许多神鬼莫测的秘术。
上册流传人间,下册封存于一个漂浮于天际的天墓,
两册合一,将有大劫

肥丁◎著

凤凰出版社

很诡异!很惊悚!
小心阅读!



墓诀

一个风水师的诡异经历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墓诀 / 肥丁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506-0773-6

I. ①墓… II. ①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6440号

书 名 墓 诀

著 者	肥丁
责 任 编 辑	康天毅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公 司 网 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王史山村
开 本	700mm × 1000mm 16开
印 张	14.2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0773-6
定 价	25.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 010-58572106)

墓诀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引子
祖坟·····	鬼面·····	地宫·····	养尸·····	天墓·····	唐墓·····	拜师·····	风水·····
199	159	118	087	041	021	003	001



引子

风水



阴宅风水师一般都掌握不传的秘术，如果只是下葬定穴，那绝对是积累阴德的事，可是一旦把此种本领用到盗墓上可就大大地损了阴德。



天地万物都是由阴阳组成。人分生死，住所即分阴阳。活人住的为阳宅，埋葬死人的地方称之为阴宅。一般来说，活着的人气凝在骨，人死骨未灭，所以人死气还活。故此，死人也有气的存在。这种真气入土之后会与穴气相结合，通过过程复杂之至的阴阳交流，使气与气之间进行交融或是碰撞，这就完全可以影响到活人。故有入土为安、子孙荫第的说法。

为了故去的先人，也为了子孙后代，所以下葬者要为死者找一个有生气的阴宅，让生气和不死的阴阳两气相结合来保护在世亲人。这就慢慢形成了一个很独特的职业——风水师。风水这个行业里又独立出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支——阴宅风水师。这类人通过山川河流的脉象、死者的生辰死忌来下葬定穴建阴宅。

此类风水师一般都掌握不传的秘术，如果只是下葬定穴，那绝对是积累阴德的事，可是一旦把此种本领用到盗墓上可就大大地损了阴德。

在中国墓葬风水中，有一本名叫《墓诀》的奇书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该书据说是唐人杨筠松所著，此书对风水定穴下葬有着极为详尽的描述。但这本奇书代代相传，而且配有相应的口诀，所以外人无法窥视其中奥妙。



第一章

拜师



那脚步声越来越近，一步一步极为缓慢。声音在李大胆藏身的棺材前突然停住了，一只枯手慢慢地伸进棺材。李大胆吓得脸部扭曲，差点哭出声来，极力地躲避那手臂。



民国。

沿海有个小城镇，因为李姓居多，所以叫做李家镇。李家镇外五里有片荒林，这林子也不知道有多少年头了，大树几乎都死光了，只剩下枯草败叶，一片肃杀。

在这林子里有一间大房子。这房子可怪了，只有一间屋子，可能以前的主人把多间屋子给打通了后改成一间大屋。这屋子能别进就别进。为什么呢？这里是方圆十几里有名的义庄。以前附近的村落城镇，只要死了人，在下土之前都要推进这义庄里放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渐渐废弃了。时间久了这个地方鬼气森森，加上周围环境也非常瘆人，所以流传在老百姓中稀奇古怪的传说也很多。这些传说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里晚上闹鬼。

这不，李大嘴又在向他那些朋友炫耀自己那独特的所见所闻了。一群年轻人在李家镇望海楼里聚餐，谈得是热火朝天。这里年轻小伙子的话题永远只有两个，女人和鬼。谈够了女人之后，李大嘴已经吃得满嘴冒油脸红脖子粗，开始心满意足地讲述自己那天晚上的遭遇。

“前天晚上，我一个人回家走夜路。也不知怎么搞的，平时那么熟悉的山路竟然走岔了，直接拐进了那片树林。晚上呀，这就起风了，吹得我浑身直打冷战。那树林里是真他娘的静，一点声响都没有。就听见那风呜呜地吹。”李大嘴说到这，连比画带玩口技，模仿得活灵活现。

他把一个花生豆扔进嘴里，继续说：“我这个怕呀。不是吹，哥几个，我这个胆量应该算是远近闻名吧。可就是在这么个时候，我就感觉后脖子发凉，总觉得有人在我后边朝我脖子吹气。我就夹紧了领子，心想赶快穿过林子回家。走了一段，一下发现自己来到了那义庄跟前。”

这时候，望海楼的店小二过来倒茶，听到这，插嘴：“这叫鬼打墙。我听老人们说过，遇上鬼打墙，怎么走都走不出去，在原地转来转去。”李大嘴一拍大腿：“对，就是鬼打墙。我当时特害怕，转过身按照原先



的路往回走，走了一段之后，我一抬头，又回到了那义庄跟前。当时给我吓得差点没尿裤子。”

他那些朋友里有一个人大笑：“李大嘴看你那点出息。这就害怕了？”李大嘴脸“腾”地就红了：“你别吹，你要遇见这种事情，你还不如我呢。”那人闷哼一声，不再说话。其他人催促：“快点讲。”

李大嘴继续说：“我当时虽然害怕，但还特别好奇。就慢慢地来到那义庄跟前，悄悄趴在门上顺着缝隙朝里看，里面黑压压的什么都没有。我刚想喘口气，突然‘噗’的一声，里面亮了，有人点上了一盏灯。我就纳闷呀，屏住呼吸仔细往里看着。看到一个人的背影，正费力地在地上拖着什么。那油灯估计没多少油了，灯火乱颤，那人的影子在枯黄的灯下拉得老长，在墙上直闪。哎呀，我的妈呀，当时太吓人了。那人搬了一会儿东西，停下来喘口气，我仔细一看，吓得当时没背过气去。你们猜是什么？”众人都来了兴趣：“什么？快说！”

李大嘴非常得意，他说：“死人！那人搬的是死人。我当时不由自主地咽了口吐沫，你们也知道我这个人喉结大，咽口水时声音也大。他娘的，这个声音居然让门里的那怪人给听见了。他猛一回头，直直地瞅了我一眼。我一看那人，真是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而且还是个驼子，吓得我当时撒丫子就跑。还好，没遇见鬼打墙，非常顺利地跑回家。回到家我就病了，要不是为了给哥几个讲新鲜事调剂一下，我现在还在家躺着养病呢。”

刚才讥讽李大嘴的那人哼哼了两声：“就这么点事，也够你吹的？”李大嘴不愿意了：“小子，就算你外号叫大胆，也不用这么说我吧。有本事，你今天晚上到义庄去过夜。”那人外号叫李大胆。

李大胆也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他一拍胸脯：“没说的。只是咱俩必须赌点什么。”众人看有了热闹，特别兴奋，都开始鼓动李大嘴下注。李大嘴从怀里掏出两枚大洋来，咬了咬牙，“啪”一声掷到桌子上：“他娘的。两个大洋，赌不赌？”

李大胆虽也是富贵人家，但那时候大洋是硬通货，值钱得很。他也



咬了咬牙，掏出两枚大洋：“好！我就跟你赌，今天晚上在义庄里过一夜。”其他人鼓掌叫好。

那个倒茶的小二一拍李大胆的肩：“朋友，别冲动。那义庄确实闹鬼。咱们这里曾经有人也是打赌过夜，但回来之后就暴毙了。朋友，我劝你，千万别儿戏。”李大胆哈哈大笑：“鬼神岂能奈我何。别说了，我这个人还就有个倔脾气，今天非要住在那义庄不可。”

二

李大胆从望海楼出来的时候，就有点后悔了。想到今晚的义庄之行，多少有点胆寒。他听人说糯米、鸡蛋可以对付诈尸，就立即跑到店铺里采购了不少。又顺便买了一大堆的纸钱和香火，准备进义庄后先拜拜鬼神，毕竟连当官的都不打送礼的，别说鬼了。

到了晚上，那群哥们开始砸他家的门，约他一起到义庄。李大胆收拾好了东西，打个包裹背在身上，提心吊胆地跟着这群人出了门。临走前，他就被自己的爹李富贵给拦住了。爹看出儿子有些古怪，心神不宁的样子，就问：“你怎么了？这么晚上哪？”李大胆阴着脸说：“爹，你就别打听了。你儿子我年纪也不小，晚上出个门也不会出什么事。你就跟娘好好睡觉，我明天就回来了。”

李大胆夹在人群中闷闷不乐，心想今天晚上怎么熬。他正瞎想，那李大嘴过来搂住他的脖子说便宜话：“大胆，是不是害怕了？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只是这……嘿嘿，大洋是不能退的。”李大胆闷闷地说：“你等着我明天上你那拿大洋吧。”李大嘴心说，我等着明天早上给你收尸。

众人顺着小路来到了林中那义庄跟前。这义庄的红漆大门，破落不堪，门上的漆掉了不少，颜色深一块浅一块，样子难看极了。两边是石头的围墙，墙上杂草丛生，在夜风的吹动下，顺风乱颤。门上有一块木匾，上面也不知哪个年头哪个人题了两个朱笔红字：义庄。这木匾歪歪



斜斜，真怕一阵风给刮下来。

李大嘴搂着李大胆脖子学狼“呜呜”地叫，他笑着说：“大胆，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别为了个脸面，把命给丢了。”李大胆厌恶地把他的手推开：“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我死我愿意。啊，呸，真他娘的不吉利，谁说我要死了。”他看到众人都在看着自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慢慢朝那义庄走去。

通往义庄的小路杂草丛生，满地都是碎石。李大胆边走边在心里叨咕：“众位鬼朋友，有怪莫怪。小的借住一晚，明天就走。”他走到那义庄大门前，先趴在门上，顺着那缝隙往里看，真的是黑压压一片，什么都看不着。他提了口气推开了大门。

那门估计多少年没动了，门轴极为干涩，推动之下“吱呀呀”的乱响直刺心底，让人牙根都发痒。李大胆推开一条能容下一个人过的缝隙，不再推了，回头看看那群朋友。朋友里有个胆子大的，手里提着锁链，这是准备给大门上锁的。你说自己在里面住了一夜，那谁信呀，转过头回家睡觉去了，第二天早上再跑回来，那也说不好。所以必须等李大胆进义庄后，把大门上锁。

李大胆一抱拳：“哥几个，我先走一步，不陪了。”说罢，一闪身钻进大门。李大嘴看他进去了，赶忙说：“快，快上锁。”拿锁的那位几步跑上前，抓住大门的门环一带，红漆大门“吱呀呀”地关上。他把锁链从门环穿过，然后“咔”一声把锁给上紧了。李大嘴跑过来，用手拽拽，生怕没卡紧。

众人聚在门前，怔怔地看着锁链，都不由自主地喉头发响。有人打破沉默说：“我们是不是玩大了？如果明天早上真的出事了，怎么办？”李大嘴“嘿嘿”笑着，比哭都难听：“我和李大胆有一纸约定，打官司也未必会输。”这个时候，突然起了风，这风吹得众人眼睛都睁不开，刮得门环“吱呀呀”乱颤，“咯咯”地撞击着大门。

众人面面相觑，脸上都没了人色。突然“啪”的一声，好像义庄里打碎了什么东西，吓得众人寒毛倒竖，撒腿就跑。转眼间，所有人都没



了踪影。

且说李大胆进到义庄里，什么都看不见。里面是一团漆黑，只能闻到熏天的臭气。他揉揉鼻子，皱着眉头坐在地上，解开包袱，拿出油灯和打火石。

一下，两下，有了火苗，油灯闪呀闪地陡然亮了起来。他把那油灯拿了起来，房间终于勉强被照亮。他四处看着，不看则已，一看吓得遍体生寒。屋子里满满地放置了十多口棺材。他手一哆嗦，油灯脱手而出，“啪”地掉在地上，灭了，屋子里瞬间又回到了黑暗中。

李大胆就感觉自己的腿不怎么听话了，一个劲地颤。黑暗中，他听见不远处有轻微的响动，这个声音似乎是棺材盖在移动时和棺材摩擦发出的。他勉强蹲下身子，用手在地上四处划拉，终于摸到了那油灯。

他用打火石重新点燃了油灯，屋子里又亮了起来。李大胆哆哆嗦嗦地从包袱里拿出那一沓纸钱，满天撒着：“各位兄弟姐妹，可千万别闹，我给你们送钱了。”纸钱满天飞舞。撒完之后，李大胆心里安生了不少。他长舒一口气，他娘的，什么鬼什么怪，都是自己吓自己。看看天色也不早了，他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准备找地儿睡觉。

突然，他又听见那“嘎嘎”的棺材盖响声。他眼睛一下就瞪圆了，他屏住呼吸仔细听着，果然东北角的那口黑色枯木棺材的盖子在轻微地移动。李大胆看得目瞪口呆，用手掐大腿：“自己吓自己，自己吓自己。”

那棺材盖子移开了一条缝隙，“啪”一声，一只墨绿色的枯手从里面伸了出来。李大胆吓得差点坐地上。那枯手直直地伸了出来，就再也不动了。李大胆举着灯，犹豫一下，慢慢地向那棺材走去。他几乎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当他走到那棺材前时，一股刺鼻的臭气传来，他不由自主地捂住了鼻子。他把那油灯慢慢地举到头顶，伸到前边去照，那墨绿色的枯手在灯火下时闪时暗，诡异莫名。李大胆还真有好奇心，这小子一咬牙，把头凑过去看，只见棺材里躺了一具干尸，皮肤早已腐烂不堪，紧紧地包着骨头。几只黑色细长的大老鼠正在尸体上爬来爬去。看得李大胆直反

胃，他转过身就走。刚走两步，就感觉身后不对劲，他偷着瞅了一眼，吓得心跳几乎都要停了，那干尸已经从棺材里坐了起来。

三

李大胆看见不远处有口棺材空着，他急中生智，一个箭步跳到那棺材前，一翻身躺了进去，一转身“噗”的一声，把油灯吹灭。整个屋子一片黑暗。

这时候，他就听见脚步声。知道那干尸此时已经从棺材里出来了。他屏息凝神，尽量控制自己的呼吸。李大胆听人说过，遇到诈尸，不要呼吸，因为那些死尸喜欢吸人阳气。他紧紧地把住自己的嘴，吓得浑身发颤。

那脚步声越来越近，一步一步极为缓慢。声音在李大胆藏身的棺材前突然停住了，一只枯手慢慢地伸进棺材。李大胆吓得脸部扭曲，差点哭出声来，极力地躲避那手臂。那只手探进来之后，摸了一阵，慢慢地又缩了回去。脚步声渐渐远去。

李大胆拍拍胸脯，长舒一口气。

他这口气还没喘匀，那脚步声又响了回来，而且来势极快，“刷”地一下，那只枯手伸进棺材里一把抓住李大胆的脖领子，紧接着一张尸脸凑了进来，直接奔着李大胆的脖子就咬了过来。

李大胆情急之中，用手死命地抵住那尸脸，鬼哭狼嚎：“救命啊！有没有人，救命啊！”

那干尸力气太大，李大胆用了牛劲，加上这棺材还不怎么结实，猛然之间“咔嚓”一声，棺材底一下就碎裂了。他掉在地上，那干尸也跟着一起栽到地上，就压在他的身上。

尸体腐烂不堪，臭气熏天。这时候李大胆也管不了这么多，就一个念头——赶紧跑。他推开那干尸，连滚带爬地跑到大门前，猛然一撞，





那大门颤了一颤，但并没有开。李大胆这才想起大门被锁上了。他脑子一下就蒙了，转过头去看，那干尸已经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朝着自己就过来了。

他咬着牙就想顺着房梁爬上去，可自己这个腿就是不听使唤，拼命地颤，腿肚子开始抽筋。那干尸已经到了近前，猛然一扑把李大胆压在身下，把脸凑过去就要咬脖子。李大胆一闭眼，完了，可怜他还没娶媳妇，就这么交待了。

这个时候，他突然感觉身子一轻，似乎那干尸离开了。李大胆把眼睁开，看见眼前站着一个人穿着灰衣大褂的驼子，他一手提灯，一手掐住那干尸的脖子把干尸抓了起来，如老叟戏顽童一般。干尸在空中手脚乱舞，那驼子从怀里掏出一张湿纸，贴在尸体的脸上。干尸刹那间没了气力，驼子随手一抛，干尸掉在地上，又成为了一个死人。

那驼子看着李大胆说：“你小子胆子够大的，半夜三更跑这个鬼地方来。”李大胆从地上爬起来，弹了弹身上的土，说：“多谢老人家救命。我是跟别人打赌来这过夜的。真没想到，还真有诈尸。”

驼子笑着说：“真不知道你小子是走运还是倒霉。这具尸体本是埋在西山后边的。前些日子河流改道经过那坟，水脉一动，地气散漫，成了一个只能使骸内朽坏而不能福荫生人的凶穴。这尸体吸了凶穴的阴气，当然要诈尸了。它不是什么鬼，只不过受了地气，有了灵性而已。就好像木偶有了提线一样，说这个你也不懂。我把它挖了出来，本来想等到半夜一把火烧了的，没想到让你小子给遇上了。哈哈，你也算跟我有点鬼缘。”

李大胆好奇地问：“你是……”

那驼子一撩长褂下摆坐在地上，把油灯放在自己身边，看着李大胆，说：“我姓陈，没名字，认识我的人都叫我陈驼子。”李大胆哑然失笑：“我尊称你一句老师傅吧，说驼子不太礼貌。”陈驼子“哈哈”大笑，笑声中豪爽至极：“小小年纪，哪里来的这么多繁文缛节。叫我陈驼子也没什么。”李大胆说：“那……陈……驼子前辈，你是做什么的呢？”



陈驼子“呵呵”笑着：“我老人家专看墓穴下阴宅。谁家死人了我就到哪家。”李大胆情不自禁地咽了口吐沫：“你……你挖墓埋人？”陈驼子脸色有些难看：“小朋友，我这行叫阴宅风水师。这里面学问可大了，五行四象，阴阳风水，我干的这个可是大大积累阴德的事。死人埋好了，可以恩泽后人。”

李大胆笑了，陈驼子看他这个表情那么不相信而且还有点藐视，心里有些恨恨：“小朋友，你还别不服气。我这套本领可是不传的秘技，传儿不传女。我不但会给死人看风水，而且还会看活人。”李大胆一愣：“什么意思？”

陈驼子说：“听说过人面风水吗？”李大胆摇摇头。

陈驼子“嘿嘿”笑着：“人面风水也叫面相。来，我给你看看面相。哎呀，小朋友，你的面相可是大大的不妙。”李大胆闷哼一声：“印堂发暗，有血光之灾是吧？你们那套，我耳朵都听烂了。”陈驼子“呵呵”笑着：“血光之灾不假，但不是你。你家里三日之内必有灾祸，肯定会死人。”

李大胆听了这话，就跟活吞了苍蝇一样。他闷闷地说：“老前辈，要不是看你救了我的命，我现在肯定对你不客气。”陈驼子“哈哈”大笑，站起来伸个懒腰：“小朋友，我要出去睡觉去了，要不要我把你带出去？”李大胆看见满屋子棺材，心里怕得要命，但嘴上还硬：“谢了。既然我已经和人打赌，就不能言而无信。今天晚上这义庄我还睡定了。”说着，他找到一个空棺材，翻身入内，闭上眼睛，竟“呼呼”地打起鼾来。

陈驼子知道他在赌气，倒也佩服这小子的勇气。他点点头，提起油灯，一步三摇地往后门走：“小朋友，害怕了，就来敲敲后门，我就给你开门。忘了提醒一句，这里还有快要尸变的死尸，看看你能不能再躲过一劫。”

李大胆恨得牙根痒痒，他闷闷地说：“你走好，别摔着。我就是让那死尸咬死，也不会求你的。”

陈驼子一笑：“好。是个爷们。”说完，摇摇晃晃地走了。屋子又沉浸在黑暗之中。



四

李大胆想把油灯点上，他从棺材里翻了出来，摸着黑在地上找。终于找到了那油灯，上下一摸，灯头已经在刚才的厮打中碎裂了。他暗骂一声，顺手把油灯扔在一边。这时候，义庄里越来越冷了。他蜷缩在墙角，竖起衣服领子，哈着气浑身哆嗦。义庄外的树林里什么怪声都有，树叶的“哗哗”声，猫头鹰的“咕咕”声，听得李大胆又惊又怕，烦躁异常。

扛了一会儿，他觉得这么提心吊胆实在是太累，就慢慢地闭上眼，睡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久，就听见锁链一响，大门“吱呀”一声开了。随即是杂乱的脚步声，李大嘴的声音传了过来：“大胆，大胆呢？大胆……死了吧？人怎么没了？”有人眼尖看见地上的碎油灯：“快看，大胆的灯。完了，他昨天肯定被鬼给抓走了。”

李大胆睁开眼，感觉浑身酸痛。他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奶奶的，谁说我死了，老子可是非常的快活。”众人看得目瞪口呆。有人过来说：“大胆，你……你没事吧？”李大胆哈哈大笑：“我现在能不能拿那两枚大洋了？”

李大胆从义庄出来，看见青天白日，听到虫鸣鸟叫，嗅着早晨清新的空气，感觉真是爽快。众人众星捧月一样，把他迎到望海楼压惊。在酒桌上，李大胆就把自己昨天晚上怎么跟干尸搏斗的情况绘声绘色地给大家描述一遍，听得众人目瞪口呆。不过他隐去了陈驼子那段没讲。

有人说：“李大胆的绰号‘大胆’真是众望所归。我们是不是应该立个匾给他？”大家一致鼓掌，都说要请镇里的先生题个“大胆”的名号给李大胆立个匾。对于众人的吹捧，李大胆表面有说有笑，可心里不怎么舒服。陈驼子跟他说，家里三日之内必有丧事。这句话搞得他心烦意乱。

他回到家，先去看望了自己的父母。老父李富贵早年靠卖鱼积攒了不少家底，所以李家在镇里也算是个有钱的大户。李富贵一看自己儿子进来请安，过去就把他耳朵给揪住了：“你个小兔崽子，你别以为自己



干的那些事我不知道。昨天晚上是不是去义庄了？你他娘的是活够了，咱们老李家可是一脉单传，你要有个意外，我怎么跟你爷爷交代？”

李大胆被揪得“嗷嗷”叫：“娘，救命。”

他娘人称富贵嫂子，走过来说：“该打。你知不知道我都担心死了。看你有没有下回。”李富贵说：“小冤家，还不到内宅看你爷爷去。”李大胆揉着耳朵进到后宅。李老太爷重病在床，整天都要喝一些中药，所以整个屋子药味很大，非常难闻。

他刚走进屋子，就听见爷爷的咳嗽声。他走到床边，看见爷爷皮包骨头，满是皱纹的脸，心里就不好受。难道那陈驼子说的丧事是指自己的爷爷？李大胆坐到床边，轻轻地说：“爷爷，我来了。”李老太爷睁开眼睛。由于没有牙了，嘴都塌陷了。他颤巍巍地说：“孙子，你爷爷……我……不行了。”

李大胆心里特别酸，抓住他爷爷的手说：“爷爷，你能活一万年。”李老太爷笑得很难看：“你把……爷爷……当王八了。我有预感，这次是真的要走了。咱们……李家……也……不知造了什么孽，总是人丁稀少，香火不旺。爷爷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着你完婚……能有个娃。”

李大胆脸还红了：“爷爷，你好好休息吧。”从屋子里出来，李大胆想着陈驼子这个人还真是厉害。但转念一想，算命看相的人无非就是以恐吓为主，所谓好的不灵坏的灵。

三天之后，李老太爷果然仙逝。在哭丧之余，家里人就开始探讨找墓下穴的事。李富贵说：“这次老爷子下葬一定要找个风水宝地，多少钱都无所谓。咱们李家后人稀少，我估计也跟风水没找好有关系。”

这时候，门环响动，有人拜访。李富贵挂着孝出去看，门口站着一个穿着灰褂的驼子。那驼子浅浅一笑：“是李富贵家吧？”李富贵愣了：“我就是。不知道你是？”那驼子一抱拳：“我叫陈驼子。以前在长江以北混饭吃，最近才到江南，路过宝地想讨口饭吃。”李富贵这个丧气，原来是个要饭的。不过他心眼还不坏，就告诉手下人，上厨房找找隔夜的剩饭。